

是「宮牆數仞」？還是「大怪獸 Monster」？

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 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論語·子張篇》

(文學院空間規劃委員會召集人柯慶明)

文學院的「夫子」們，不過爭取人人可以有個六坪的研究教學的空間，以便能夠專心研思，細意對學生作個別的指導：真的我們的院落就成了威脅臺大的「大怪獸 Monster」？我們就成了驅策這些合體魔獸的惡人了？

我們研究生的論文，碩士約十~十五萬字；博士約二十~二十五萬字，指導教授得字斟句酌，約幫他校閱指導修改四遍，師生皆需要有個可以長時寫作和討論的定點空間。六坪大的空間，放了書桌、電腦桌、助理的位置，以及保留給學生前來請益的桌椅，能夠置放的書本其實有限。但書籍就是我們的「實驗設備」；設備的良窳，自然影響我們的教研成果。文學院希求他的教師們人人有個六坪研究室，真的對創校八十餘年的臺大很過份？很恐怖？

一些反對興建人文新樓的人士，口口聲聲都說人文新樓不能反映「人文」精神；自然我們人人都有十五~二十坪空間，我們會更有「人文精神」！但連人人至少都有個六坪，一談就談了二十幾年而不可得，請不要再以「高調」呼嚨我們了！一些高貴的人士，口口聲聲說：「你們該有更好空間！」卻不斷的以各種的理由，阻止我們獲得最基本的空間。一個新樓就在反對聲中一談就談了三年多，還在反對，請問那個「更好空間」，還要再談多少年？然後才能由這些反對的高貴人士們幫我們興建完成？依目前的進度看會是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還是等我們所有的人都畢業了、退休了，再由下一代來完成？

目前。我們只有先求人人有「六坪」，可以專心的從事我們的教學與研究，我們關懷照顧指導的可不只限於文學院的學生，有興趣的人士不妨找一本中文系李惠綿教授剛獲中山學術基金會散文創作獎的新書《愛如一炬之火》，看看我們文學院的老師是如何透過共同教育與通識教育課程來愛護以及啓迪我們全臺大的學生的！我們就是要先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方式，如孔子所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的方式，來發揚我們的以及臺大的人文精神！然而「室」或許可以暫時稍微簡陋一點，但不可以沒有，否則，君子何居？杏壇何寄？

建物空間的設計，建築作為一種實用藝術，當然反映某種精神，但是也不必吹捧或吹求過甚，使用者所顯現的主體人格才是真正「人文精神」所寄！否則臺大只要顧用幾位建築大師，設計幾棟有「人文精神」、「科學精神」、「醫學精神」、「法學精神」…等等的大樓，臺大就充滿了各種「精神」，而不必再聘用各種專業而人格高尚的老師了：且讓建築物去教學生吧！

